

中国学生英语交际中的词汇策略

陈龙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学生英语交际中的词汇策略

陈龙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学生英语交际中的词汇策略 / 陈龙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668 - 0980 - 3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英语—词汇—自学参考资料 IV. ①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9971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英语是大学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每一位学习者都想学好英语，用好英语。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英语学习者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或者金钱学英语，效果却往往并不明显。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他们纷纷利用各种方法研究学习者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获得有效的方法，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随之而产生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探讨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所使用的策略。

有关学习策略的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比较多的研究结果是侧重学习者的各种因素，区分成功语言学习者的策略和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随着学习策略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学者们对学习策略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诸多研究都发现，外语的学习策略是“学生为了提高二语技能而采取的行动、行为、步骤和方法。这些策略可促进语言的内化、储存、修正和使用”（Oxford, 1992）。“策略是由与整个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某个具体阶段相关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组成的”（Ellis, 1994）。虽然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探讨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并且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但是很多学者却认为策略的使用是语言能力提高的结果，而不是策略导致语言能力的提高。鉴于这样的发现，学者们认为交际策略也是学习策略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但是，事实上交际策略应该与学习策略有所区别。交际策略的基本含义是学习者为了避免交际中断而采取的方法，学者们对交际策略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交际策略。Tarone（1983）把交际策略看成是一种交际现象：“即在必不可少的意义结构没有共享的情况下，两位对话者试图就意义达成一致的协议”；Faerch 和 Kasper（1980, 1983, 1984, 1986）采取心理语言学的方法，认为交际策略属于计划过程的一部分；Ellis（1985）认为交际策略属于心理语言学的计划，并作为语言使用者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而存在；Bialystok（1990）则从第二语言使用的心理学分析，认为交际策略主要是第二语言使用者采用的交际策略与语言过程



的描述保持一致,但此过程必须没有察觉出什么问题。也就是说,策略性的语言使用从根本上与非策略性的语言使用没有什么区别。

在交际策略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者在遇到交际困难时采取的词汇搜索策略,因为“第二语言研究者所研究的交际策略在本质上大部分是词汇层面的”(Poulisse, 1993)。Zimmermann 和 Schneider (1987) 主要探讨了词汇搜索策略模型,而 Mondahl (1995) 则通过翻译过程研究词汇搜索策略。这些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果,为笔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笔者从事大学英语专业教学多年,对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所了解,也试图探求一些有效的方法来教学生积极有效地运用所学的语言。虽然笔者也曾经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都是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个体研究。直到笔者赴海外从事研究,接触到更多在海外把英语作为日常使用语言的中国学者,才进一步意识到需要系统地研究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是否系统地采取有效的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以便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基于这种想法,笔者选择了交际中的词汇策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从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词汇学习中的困难往往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因此,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策略是有必要的。

本书是在笔者英文版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研究成果的修订再版,得到了诸多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支持。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暨南大学人文社科基金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暨南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为本课题中讨论中西文化差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暨南大学本科精品课程“综合英语”也为本研究的样本收集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和同事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同时外国语学院正在建设博士文库,此次经过修订而成的中文版或许能为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增添一份力量。正是这些项目的资助与各位同事的关心,本研究的成果才能为广大英语爱好者以及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的人员所用。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沈凤玲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笔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或许不足为奇,或许存在谬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人将不胜感激。

陈 龙

2014 年 1 月于暨南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	-----

第1章 绪 论	(1)
---------------	-----

1.1 英语学习在中国的现况	(1)
1.2 汉语构词的基本规律	(3)
1.3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遇到的词汇困难	(4)
1.4 研究目标	(4)
1.5 研究问题与假设	(5)
1.6 本书结构概述	(6)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8)
-------------------	-----

2.1 双语现象	(8)
2.1.1 双语现象的类型	(8)
2.1.2 双语心理词汇组织结构	(9)
2.1.3 一语和二语心理词汇的关系	(10)
2.2 外语学习中的语言迁移	(13)
2.3 交际策略与词汇搜索策略	(17)
2.3.1 交际策略的定义	(17)
2.3.2 交际策略的分类	(19)
2.3.3 词汇搜索策略	(22)
2.3.4 交际策略的教学与可教性	(24)
2.4 小结	(25)

第3章 实验设计与数据收集	(26)
---------------------	------

3.1 内省研究法	(26)
3.1.1 内省法的运用	(33)
3.1.2 回顾访谈	(35)



3.2	实验设计	(36)
3.2.1	受试者的筛选标准	(37)
3.2.2	翻译任务	(39)
3.3	实验	(41)
3.4	数据处理	(45)
3.5	小结	(48)
第4章	词汇策略的分类	(49)
4.1	词汇策略的确定	(49)
4.1.1	根据内省语料确定词汇策略	(49)
4.1.2	根据回顾性数据确定词汇策略	(53)
4.2	词汇策略的分类	(58)
4.3	词汇策略的内容及例证	(59)
4.3.1	检索	(59)
4.3.2	策略性活动	(60)
4.3.3	非策略性活动/调整策略	(68)
4.3.4	放弃	(70)
4.4	小结	(71)
第5章	词汇策略的使用和翻译质量等级	(72)
5.1	词汇策略的使用频率	(72)
5.1.1	基于一语的策略运用	(73)
5.1.2	基于二语的策略使用	(81)
5.2	词汇检索	(90)
5.3	调整策略	(90)
5.4	放弃策略	(91)
5.5	翻译质量和语言水平之间的关系	(92)
5.6	一些难以界定的情况	(94)
5.7	小结	(95)
第6章	研究结果的分析、讨论与结论	(96)
6.1	词汇策略的使用和二语语言水平之间的关系	(96)
6.2	词汇策略的混合	(100)
6.3	词汇策略的有效性	(103)

6.4	汉语名词复合结构的迁移	(106)
6.5	翻译质量和第二语言水平的差异	(107)
6.5.1	学习者的认知风格	(108)
6.5.2	学习者的经验	(108)
6.5.3	学习者的思维特征	(109)
6.5.4	词汇策略的特点	(109)
6.6	对教学的启示	(110)
6.7	结论	(113)
6.8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114)

附 录	(116)
附录 1 Instructions for the Informants	(116)
附录 2 Questionnaire	(117)
附录 3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118)
附录 4 Optimal Translation	(119)
附录 5 The Chinese Text	(121)
附录 6 List of Strategies and Learner Forms	(122)
附录 7 Sample of Transcription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143)

参考文献	(152)
------------	-------

第1章 绪 论

很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普遍认为英语词汇的运用是比较困难的。为了比较有效地使用英语,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英语学习者往往会运用某些策略来克服英语交流中的障碍。当学习者运用一定策略克服“语言掌握不足”所造成的困难时(Poulisse, Bongaerts 和 Kellerman, 1990, 第1页),他们会考虑使用一些策略,比如交际策略(Bialystok, 1990; Dörnyei 和 Scott, 1997; Ellis, 1994, 第396页; Faerch 和 Kasper, 1983; Kellerman, 1991; Tarone, 1977, 1980; Varadi, 1983),补偿策略(Poulisse, Bongaerts 和 Kellerman, 1990),词汇交际策略(Poulisse, 1993),词汇搜索策略等(Zimmermann, 1987a, 1987b, 1999; Zimmermann 和 Schneider, 1987)。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交流过程中使用的词汇策略。虽然关于学习策略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普遍,但是词汇策略的研究在第二语言(也简称“二语”)习得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尽管研究者们对二语学习者如何克服因目标语缺乏所引起的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很多却没有重视不同熟练程度的二语学习者如何有效运用词汇策略。中国英语学习者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词汇,正是这一特定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促使研究者着手调查高级水平和中等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使用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策略。

通过这个研究,研究者希望所获得的成果能够阐释第二语言词汇搜索的基本过程,并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导。由于该研究实验是在中国进行的,在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些中国英语学习的背景,汉语构词基本规律,中英名词复合词比较,还有学习英语的中国学习者遇到的困难等。

1.1 英语学习在中国的现状

英语在中国的各类学校中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



(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学生从七年级开始按要求每周学习四个课时的英语(每个课时 40 分钟)。2001 年, 教育部发布了《积极推进在小学开设英语课程大纲》的文件, 要求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程, 然而, 比较发达地区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设英语课。

为了进一步加强高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 教育部门专门制定了义务教育阶段评估英语课程的标准, 该标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课标。新课标规定了英语熟练程度分为九个级别, 分别是: 小学毕业(六年级)要达到二级水平, 初中毕业(九年级)要达到五级水平。新标准也规定了义务教育之外的内容, 要求高中毕业要达到八级和九级水平。除此之外, 教育部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 积极编写适合各级别的英语课本, 包括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在内。许多发达地区的学校利用此机会, 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程, 并且成为所有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课 (Cheng, 2002)。

在大学阶段, 英语同样是一门必修课。教育部为大学英语的教学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教学大纲。根据大学英语的学习者所学专业的区别, 制定出适合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把大学英语划分为 6 个等级。按照大纲, 学生应该在大学毕业前至少要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水平测试 (CET4)。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大纲则分为专业四级 (TEM4) 和专业八级 (TEM8), 以区别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

英语在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中也同样重要。报考研究生的学生必须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才能进入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研究生入学考试其中一科为英语, 它是一门要求很高并规范化的全国英语考试, 可定义为对成绩优秀的大学生的英语熟练程度的测试。进入研究生阶段后, 学生必须把英语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学习, 并且通过考试, 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学术水平管理的实施章程》中的要求, 才能毕业。

根据现行的教育体制的要求, 不难看出一个中国学生在大学毕业时就已经学习十多年的英语。在学习英语期间, 尤其是大学时期, 他们大量接触英语电视节目、英文报纸、英文电影、英文网页。尽管学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接触到英语, 但是他们主要是在课堂上学习英语, 没有什么机会跟母语为英语的人接触。当需要与母语为英语的人进行交流时, 往往不能流利熟练地与他们顺利沟通。那些懂得英语并有一定语言能力的人一般会进入大学的外语学院学习英语, 大学外语学院的英语教学能够很快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 主要是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 这与西方大学的外语学院不同。在西方的大学里, 英语学习和语言学专业通常是分开的, 但在中国的大学里, 英语、英语文学和英语语言学综合组成外语学院 (Cheng,



2002)。其造成的结果是，尽管中国学习者很长时间大量接触英语，但是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却比不上西方大学外语学院的学生。

1.2 汉语构词的基本规律

只要提及汉字，人们就会把它说成是单音节的，其含义是大多数汉字都只有一个音节，并通过音节组合来构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Packard (1993, 第19~21页)对此进行了说明。之所以汉语会被认为是单音节的，原因可能是人们通常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的词，而通常一个字表现为一个音节。众所周知，汉语的单音节字很常见，特别是属于某一类的词，如冠词、限定词、连词、介词等。但大多数汉字是复杂的，并不是只有一个音节或词素。因此，Packard (1993, 第20页)认为：“由于汉语中的大部分词素不止有一个音节，而且一个音节不止一个词素，所以用词素音节 (morphosyllabic) 来说明汉语更为贴切。”

汉语中的复杂词汇是通过加词缀和组合的方法合并词素构成的。一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构成的词语包含更多音节。Packard (1993, 第20页)确定了加词缀的标准，他指出词缀是黏附词素能产性的连接物，在一个词中有固定的位置，并且在词义的变化上也有一致性。一些前缀的例子如：可—“able”，单—“uni-”，双—“bi-”，伪—“pseudo-”；后缀的例子如：一家—“ist”或“-ian”，一们（表示人们，是复数），一化“-ify”或“-ize”，一着“-ing”，一过（动词体的标记，指经验），一了（动词体的标记，指完成），等等。

复合是汉语中很常见的构词方式。复合词由词素组合而成，但却不适合上面列举的加词缀的标准。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几乎可以是所有种类的词类范畴不同顺序的组合，但是用来形成复合词的规则在能产性上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复合词受某些语法操作的影响程度不同，复合词的一致词素的黏着性程度也不一样 (Packard, 1993, 第20页)。

汉语中最常见的复合词有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和复合形容词。Huang (1998, 第279页)认为，在汉语中复合名词是中心词在最后，复合动词是中心词在首位，复合形容词则是无中心词的。Packard (2000, 第39页)认为，汉语复合词的中心词原则是这样的：“名词的名词性成分在右边，动词的动词性成分在左边。”虽然这些是汉语大致的中心词规则，但仍有一些例外，在汉语构词语法中要区别对待。

这种关于汉语构词法过程的概述往往会让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汉语构词就是复合词。事实上汉语构词法要复杂得多。Packard (1993, 第21



页)指出了汉语构词的复杂性,具体如下:

(中文)词汇不是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孤立的简单的结构。相反,中文词汇的结构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影响到词汇与语法的关系。复杂词汇在某种语法层面具有很明显的不同。在词汇构成过程中,能产性不同,单个词素的词汇构成能产性也有不同。除此之外,中文词汇由于成分词素是黏着在一起的,这种力量也使得中文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变化。

(Packard, 1993, 第21页)

1.3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遇到的词汇困难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普遍认为英语词汇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其中最突出的困难是对英语词类的困惑。根据语言学的研究,英语词素可以是派生词素或屈折词素。派生词素改变英语词的词类,屈折词素标示复数形式或是限定动词的时态,而不改变词的词汇意义。语法学家描述了八种英语词类,即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代词、冠词和连词。前四种被认为是开放词类,可通过增加词缀产生新词。虽然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能够理解通过词缀使词类发生变化的机制,但他们也许在识别相对应词类的单词时仍有困难。例如,他们可能把形容词形式的“different”错误地认为是名词,因此,他们也许会造出这样的句子:“What is the different between X and Y?”

中国英语学习者遇到的另外一个突出的词汇学习难点是汉语中名词与动词没有形式上的区别,除非把这些词放到句子中去。汉语中的一些词不能确定是名词或动词,这也许会导致过多的词类转换。但是,英语中使用转换也是很经常的。因此,学习者的混淆和这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使得学习英语成为一种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也是阻碍学习者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里提到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困难,因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还会遇到其他各种困难,如英语书写形式、长词的发音、小动词(be, bring, come, have等)、冠词等。由于这些困难与本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里就不详细讨论。

1.4 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有五个。第一个目标是确定并描述中国的英语学习



者在把第一语言翻译为第二语言时,对那些不能立即从心理词汇中找到的词或短语使用的词汇策略。第二个目标是调查学习者使用的词汇策略类型与英语水平是否存在一定关系。本研究预设随着第二语言水平的变化,词汇使用策略也会发生明显变化。第三个目标是发现不同类型的策略对不同语言水平学习者的有效性。第四个目标是论证第二语言水平组内与个人对词汇策略选择的倾向性。最后一个目标是调查翻译能力与学习者水平之间差异的原因,并探讨学习者在从第一语言翻译到第二语言时思维活动与词汇策略使用的特征。

1.5 研究问题与假设

以往关于双语的研究中,语言迁移和交际策略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不能过分强调双语心理词库研究的重要性,但也不容忽视。双语词汇量的研究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使用词汇策略的研究意义尤其重大。

关于学习者的词汇量,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大学生学习英语应掌握多少词汇的问题,学者们有各自的看法。Nation 和 Warring (1997) 认为母语为英语的大学毕业生要掌握大约两万个词族^①。Francis 和 Kucera (1982, 引自 Nation 和 Warring, 1997, 第9页) 认为,把频率算在内,大约两千的词汇量足够令学习者读懂一篇文章的80%。Laufer (1988), Liu 和 Nation (1985, 引自 Nation 和 Warring, 1997, 第10~11页) 的研究表明,这个比率不足以让学习者成功猜出不认识的词的意思,也不能更合理地理解文章。要达到这个目标,95%是最小的比率。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 Nation (1993) 建议优先考虑把重点放在约3 000个高频词上。Laufer (1997b) 认为5 000个单词才能达到交际的需要。Dai (2000) 指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需要掌握5 000个单词,才能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而达到大学英语六级水平则需要掌握6 000个单词。这些词中有2 000~2 500个是主动词汇,其余的则是被动词汇。

对语言迁移的研究有助于调查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使用的词汇策略。Bongartz (2002) 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和捷克的英语学习者的名词组合,但却没有研究语言迁移与词汇策略使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许多研究者 (Cui Q. M., 2004; Ding R., 1993; Jia Y. D., 1994; Jiang H., 2003; Jing Z. H., 1997; Liao F., 1997; Lin L. H., 2000; Shao Z. H., 1994;

^① 词族通常包含一个基数词、词的屈折形式及规则派生形式 (Nation 和 Warring, 1997, 第8页)。



Zheng J. , 2004; Zhu J. F. , 2000) 也认为跨语言影响语言学习和运用, 但是却没有任何研究探索母语对不同水平的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词汇策略使用的影响。

由于交际策略的本质是词汇,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者们越来越有兴趣研究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学习者使用的词汇策略。Poulisse (1990, 1993) 调查了荷兰的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补偿策略。Zimmermann 和 Schneider (1987) 通过研究德国英语学习者的心理过程, 提出了一套学习者应用词汇策略的不完全模式。Haastrup (1991) 调查了丹麦英语学习者使用的词汇推断策略。Mondahl (1995) 发现了有着同一认知结构的成年丹麦英语学习者使用的词汇策略。这些研究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

基于上述考虑, 本研究提出了一些研究问题。这些研究问题进一步可细分为更具体的假设, 以便通过实验来进行检验。

① 学习者的二语水平与他们的词汇策略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设 1: 第二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比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使用更多的词汇搜索策略。

假设 2: 二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比较高的学习者更多地依赖外语的词汇规则搜索近似词汇。

② 以一语为基础的词汇策略和以二语为基础的词汇策略混合后的情形如何?

假设: 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影响某种特殊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与较高水平学习者相比, 较低水平的学习者使用更多基于母语的策略。

③ 词汇策略的相对有效性是什么?

假设: 能够使理解变得比较容易的策略是有效策略, 或相当有效的策略。

④ 不同水平的学习者之间是否存在跨语言影响?

假设: 与短语名词组合的使用相比,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交际的时候, 比较倾向于使用名词与名词的复合结构。

⑤ 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与翻译质量的高低呈正比吗?

假设: 较高水平的学习者比较低水平的学习者翻译得好。

1.6 本书结构概述

本书的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章主要是本研究的背景介绍。第二章综述了相关的文献, 以及与本研究有关的成果。其中理论框架是双语研究、交际策略和语言迁移。第三章描述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内省思维模式与回顾



性访谈的方法。第四章描述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使用的词汇策略的研究发现。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策略分类。为了划定它的界限，每个策略都给出了定义。第五章讨论了实验研究的发现，计算了学习者使用策略的频率，以便于统计学习方法分析。由一个母语为英语的学者和一个母语为非英语的学者对受试者的翻译质量进行评价比较，并且对翻译质量的高低进行了排序。第六章论述了主要研究成果，并检验研究中提出的假设。结尾部分提出一些教学设想、对以后研究的指导。由于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对现有研究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这一章主要综述与本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2.1 部分讨论双语现象。2.2 部分涉及外语学习中语言迁移的理论。2.3 部分的重点是交际策略和词汇搜索策略。

2.1 双语现象

双语现象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定义。双语的观点因人而异。Bloomfield (1933) 坚持认为双语者对两种语言都完全流利, 而务实的 Grosjean (1989) 则称双语者能根据特定需要实现功能 (Bialystok, 2001, 第4页)。在狭义概念中, 双语只对两种语言对等掌握。人们认为双语是掌握两种第一语言, 或者一种母语和一种跟母语说得同样好的第二语言。流利程度上, 两种语言应该是相同的。

在广义概念中, 双语意味着学习者了解第二语言的可能表达方式和两种或更多语言的交替使用。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双语者经常是从广义上定义的, 指的是能够积极运用或尝试运用一种以上语言的人, 因为他们拥有一门外语或二语的某种基本能力 (听说读写) 之一。如果采用双语的广义概念, 那么任何水平和年龄的语言学习者都能被认为是双语者或多语者, 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两种或更多语言的思想表现。因此, 考虑到对两种或更多外语的掌握水平不同, 那些二语或外语不够流利的学习者被称为初级或不流利双语者, 而那些掌握程度很高的被称为专业或流利双语者 (Kroll 和 De Groot, 1997, 第170页)。

因为本研究的背景是中国, 有必要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作为双语者进行界定。中国的学习者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英语将近十年, 各自的外语环境却很不相同, 他们被认为对所学语言拥有一定的语言运用能力。在本研究中, 他们被称为双语者是以广义上的双语现象为基础的。本研究中的双语者是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中国成年英语学习者。

2.1.1 双语现象的类型

根据 Weinreich (1953) 的观点, 有三种类型的双语现象, 即并列双语



现象、复合双语现象和从属双语现象^①。在并列双语现象中，人们在独立环境中学习两种语言，两种语言的词汇相脱离，每个单词有它确定的意义。复合双语现象是在相同环境中学习两种语言，并在学习过程中同时使用。这就导致大脑中语言的混合表现，使两个单词结合在同一个心理表征。这就存在同一个概念具有两个不同的语言标签，每种语言一个。两种语言最终是相互依存的。从属双语现象认为，双语者用强势语言解释弱势语言的词汇。在这种双语现象类型中，有一个第一语言的基本意义装置，另一种语言系统依附于这一装置。

2.1.2 双语心理词汇组织结构

储存在大脑中的词汇被称为“心理词汇”。Aitchison (1994, 第10页) 这样解释：人类词汇储备经常被称为“心理词典”，或者，更多地被叫作心理词汇。有人提出建议，认为大脑中的词汇相互连接，而且是“以一种庞大的多层的网状结构，每一项都与很多其他项连接” (Aitchison, 1994, 第82页)。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大脑中的词汇以某种网状结构存储。不过，虽然已经对第一语言心理词汇和第二语言心理词汇的结构和关联做出了很多探索，但是关于词汇在大脑中如何组织并未达成共识。

研究者对心理词汇结构和信息内容已经提出了很多观点。Fraser (1995) 提出，心理词汇按照音系排列，通过两种网状结构（语义和音系）取得。Aitchison (1994, 第9章) 在该结构基础上加了一个句法内容。她认为，两种成分或模块组成了心理词汇，即语义—句法成分和语音—音系成分。第一种成分包含的内容是词义和词性，第二种成分包括表示语音的词形。这两种成分与被称为“词汇工具箱”的附属成分联结 (Aitchison, 1994, 第132页)，这一附属成分负责创造新词。每个成分或模块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多层网状结构，与成分内部项目联系很强，与成分外部项目联系较弱。Aitchison (1994, 第8章, 第12章) 强调，通过近似语义组织起来的语义—句法成分是用来满足产出目的的。语音—音系成分在理解中用来加快语音识别。

区分这两种网络结构或成分对于研究双语心理词汇很重要。这两种网络意味着两种不同层次的表征，即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概念表征指词汇

^① 语言学家对三类双语现象 (coordinative, compound 和 subordinative) 的术语的使用不尽相同。De Groot (1993, 第27页) 采用 coordinate, compound 和 subordinative; Lowie (1998, 第95页) 和 Roelofs (2003, 第177页) 使用 coordinate, compound 和 subordinate; Singleton (1999, 第173页) 使用 co-ordinate, compound 和 subordinative。这里采用 Weinreich (1953, 第9~10页, 再版于1974年) 的术语, 即 coordinative, compound 和 subordinative。